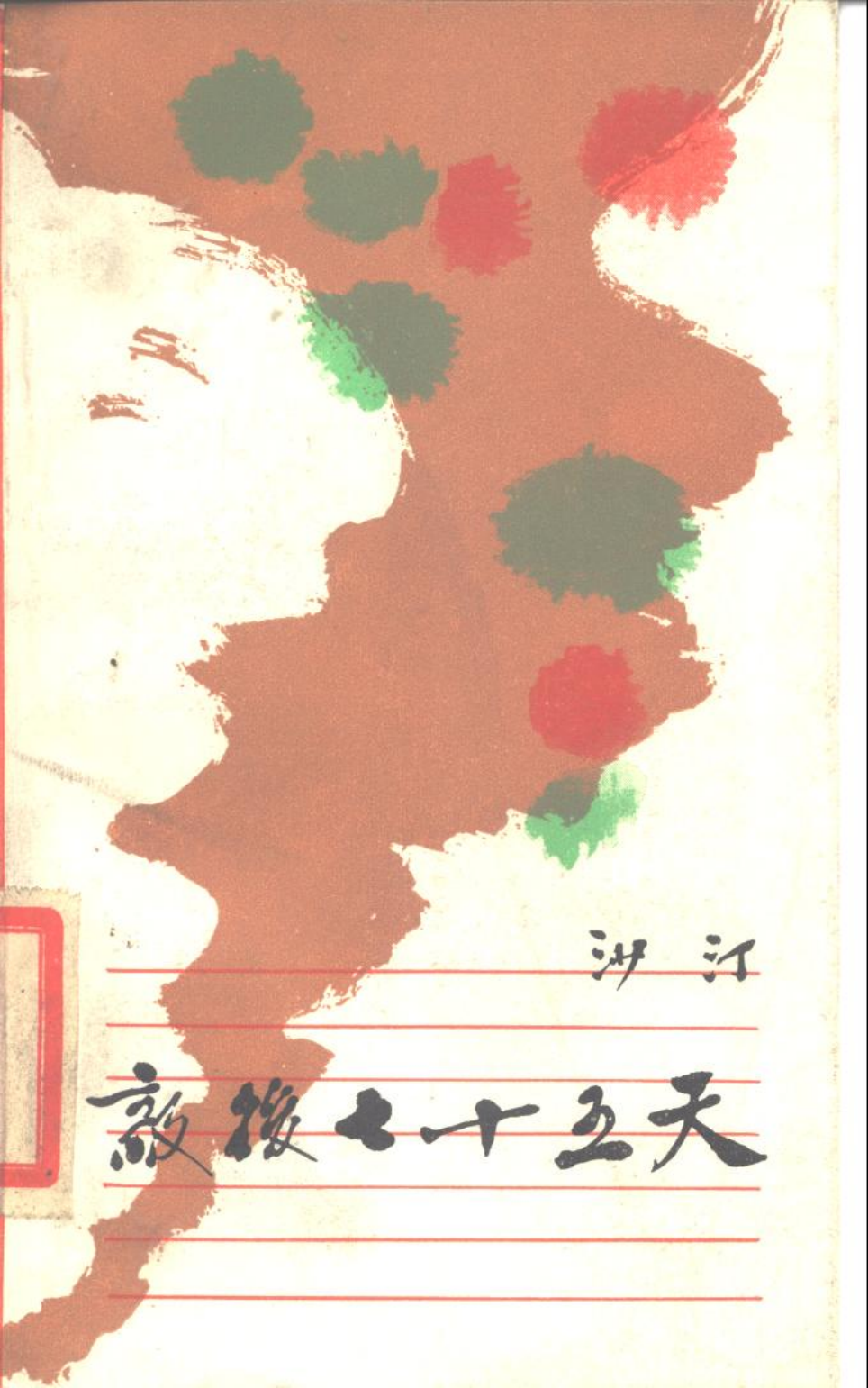




江河

敵後七十五天

DZ75/21

# 敌后七十五天

沙汀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8689

968689

**敌后七十五天**

著 者：沙 汀

封面设计：钱月华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发 行：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787×960毫米32开本 4.75印张 71,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1,000

书号11002·625 定价0.47元

D375/21

## 题 记

我在一九七九年出版《涓埃集》的小引中，提到其中的《敌后琐记》时，有一段话说明我收入这些文章的目的：“因为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培养起来的优良传统，而目前又正需要大力恢复、发展遭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这些传统，以利于新的长征。”

在一九八〇年冬为在《收获》发表的《敌后七十五天》写的小引中，也有这个意思，想让今天的青年朋友，“多少看到一点八路军指战员和敌占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解放事业进行过多么艰巨复杂的斗争。”当然也还有不少“珍贵回忆”，其中包含我个人的弱点。

我个人这些弱点，我去年在给莫耶同志的选集写的题记中，说得相当简要，认为是否肯长期留在敌后，是一次考验，而我就没有好好通过这

次考验！因为在劝阻“鲁艺”文学系同学返回延安的同时，自己却老想离开敌后！这在残留的七十五天日记中，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我就无需乎多说了。

末了，我想说明，这次出单行本，为遣词、行文较为明确，我增改了三四处，但都属于客观事实的叙述，与我自己的这样那样弱点无关。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

## 小 引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同何其芳同志和“鲁艺”第一期部分毕业同学，追随贺龙同志由延安出发，到晋西北去，随又前往冀中。因为按照学校规定，每届同学毕业后，都得去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学习三个月，再回延安进修。

打从延安出发那天算起，我开始记日记，直到返回延安，一共写了将近三本。还有一册比日记厚两三倍的本子，专记有关贺龙同志的言行。另有两册小本子，则记录一二〇师其他两三位负责同志的谈话和事迹。经过十年浩劫，现在只剩这一本日记了。

我原想根据翻阅时引起的较为具体细致的情节，增改一番，但又感觉这样一来，就不大象战斗频繁中写的日记了。所以仅就文字上过分粗糙的地方略加润色，力求保存它的本来面目。凡是其

它文章中引用过的，我都加以删削；但很可能仍有少许重复的地方。当日为了保密，一二〇师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和一些单位用的代号，抄写时全都改过来了。所有“鲁艺”文学系的同学，则一般都不提名道姓。

这剩下的一册日记，共七十五天。现在把它们抄出来发表，因为其中有些珍贵记忆，包括我自己这样那样的弱点，以及行军中的点滴见闻，难于割舍。还有，就是我感觉通过它们，今天的青年朋友，也许可能多少看到一点当年八路军指战员和敌占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民族解放事业进行过多么艰巨复杂的斗争。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眼就四十年了！但望这些日记发表以后，还不致于使人感觉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读者的宝贵时间。

一九八〇年冬

## 十二月十九日

早饭后有飞机声。立刻跑进东门城边的防空洞里。已有人在，还继续来了不少：男女老百姓、兵士。两三名战士蹲在洞门口张望。飞机声消失了。“飞机一共五架”，一名战士望洞内报导，“是从保德来的”。同时认为敌机还会转来；不久，飞

机声果然又响起来了。

紧接着是炸弹的轰鸣。头脑里似乎只有炸弹爆炸的声音。大家都指望战士们和自己一样胆小，劝告他们不要在洞门口张望了。而且有人向一个在洞口张望的老百姓喝道：“进来！你，你是汉奸吗？”又是一连串数不清数目的爆炸声。一名战士进洞来告诉大家：“福音堂被炸了。”

警报解除后回到家里，准备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大门给锁住了。打从门缝里一看，正屋的窗子已被震坏。不久，因为又看见有人奔跑，于是我们也依旧回转防空洞去。其间，在南门城边还躲过一次，但全是自我恐吓造成的谣风。一刻钟后，就连虚惊也消失了，房东也已敞开大门。回到室内抽了一斗旱烟，就又上街去了解敌机造成的破坏。

福音堂的确是被炸了，围墙全部被毁，已经变成一大堆泥土。挪威国旗坠落在旗杆台上。据说，附近钟楼上的号目却一直在尽着职责，未曾离开。我们问那个相当衰老，手执半节鱼烛，黑毛线手套上渍着蜡油的挪威女传教士：“日本人怎样？”

“当兵的总是危害生命。”这就是那位外国传教士的回答，只好苦笑而去。

大南街一家院子里躺着一位老乡，被炸断了两腿。他伏在地上，用手拐支撑着身体，还在奋力

向前爬动。光头，年纪不大，脸上有一层厚厚的尘土。只有棉裤保持住上身和下肢的联系，他怎么爬得动呢！他呻吟着，而在他对面的泥土和破碎木料堆上，躺着一条肚子还在动颤的黑色毛猪，还有些散落的破碎羊皮。两三个老乡正在反复查看。

下午，我又去看那位被炸断了两腿的老乡，早已经断气了。盖上一张包单。看的人比上午多，全都是老百姓。他们在推测、议论，说是只要再离房檐五六步远，他就不会被炸。没有人哭。但在另一个巷子里，却有一个五十上下的人，站在塌下来的瓦砾堆边暗自哭泣。他面前摊开一堆衣服，那被炸死的是他母亲。他为我们移动了一下衣服，但依旧看不见人，给泥土埋深了。照例有人显得恶心地吐着口沫。

在南街上另一条深巷里，被炸毁的屋子更多。巷口有一支死鸦鹊，无伤，只是尾巴断了。第一家院子门口躺着一条黑狗，背上有机枪子弹穿过的窟窿。它看来很长，已经变了形了。三四个老乡闷坐在巷道里，满脸尘土，神情呆木，为着家室被毁感到忧伤。巷子上首的大街上死了一母一子，尸体已经搬去掩埋了。纯阳庙门前躺着一匹骡子，只有肋骨是完整的，两支同样完整的腿，离开上身都相当远。此外便是一堆血肉模糊的泥浆。

庙前街上有一段足胫，一个象馒头一样的蹄掌。一只狗在墙边津津有味地啃骨头。

满街的土堆、细碎屋料，沉闷的人和笑嘻嘻的人。那些笑脸似乎在说：今天幸好是躲脱了！热闹的沉静。有的已经开始整理震坏了的屋子。商店和税局进行得最起劲。全城买不到烧饼、零食，生活秩序被搅乱了；但也显然正在恢复常态。

北门城门洞被炸毁了。是两个汉奸指出目标才被炸的，已经被抓住了。一个是梁王沟村人，揼下巴，两眼直视，有人看见他向敌机挥了挥帽子。另一个叫王同洲，一九三五年就请了长假的山西部队的连长，但他依旧佩带臂章，身上带有一只日本黄呢手套。他向敌机挥着的不是帽子，是条毛巾。他自称是来谋事的，于是审问者反问道：“谋什么事？”

“也不外救亡工作。”听了他的回答，看的人全笑了。他自己好象也想笑，但是只有一串意义含糊的声响：哼哼哼……

这是个中年人，眼睛的形式和蝌蚪一样，闪烁着狡诈的光芒。他把脸孔板起，装作得很正经，显然是“老手”了。但是他的供词漏洞也多。刚才说：“你看见我站在那里的”，接着便又改成：“大家看见我在那里躺着”，他用一种象对待老朋友那样亲

热的态度分辩了好久，一直都想滑脱。

“这是懂得点防空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他最后争辩道：“湿毛巾可以防避毒气，所以……”但给审问者喝住了。

我没有继续旁听审问。进行审问的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

## 十二月二十日

昨晚彻夜未眠。刚一迷糊，就看见血肉模糊的尸体，很快又惊醒了。两点左右才勉强睡去，但是三点刚过小鬼就端了洗脸水来，说是洗过脸就吃饭，好去城外躲避空袭。他也显然没有睡好，就一直呆坐在炕沿，等我们起来洗脸、吃饭，然后到城外去。

忽然听见狗嗥，他赶忙站起来了。接着打开房门，两眼发楞。

“怎么，你怕吗？”我好奇地问。

“我怕是飞机来了。”昨天的空袭，对于他无疑也算是第一次。

六点过，就吃完早饭，到灯草沟去了。出城躲避飞机的老百姓也不少，而最打眼的是，年轻女人骑着驴子，后面跟着老大的丈夫，简直不象是两夫妇。过了一个无聊的上午。下午回城，房主人还

没有回来，于是又出东门，在体育场的亭子上呆了一个多钟头。其芳看稿子，找漏洞，抄录纪念碑的序文。我呢，独自在一旁哼唱京戏消遣。

晚间缝补被盖、背包，用针十分吃力。但总算把任务完成了，于是喝了五分钱酒慰劳自己。随后又给同乡刘拖到一家小馆里喝了一台，还吃了油炸里肌。

连喝了两台酒，感觉到醉意了。想念阿礼、玉颀。取出他们的照片来看了一会。

## 十二月二十一日

彻夜不眠。徘徊在去留之间，因为贺根本没有什么时间谈他的经历，担心将来的写作计划不能实现，也怕一时不能返延；但不随军前去冀中，又觉得太可惜。唤醒其芳诉说我的衷曲和处境，他赞成我留下来，继续收集晋西北的材料。

天明即被小鬼叫醒。躲了半天飞机。因为得到正式通知，部队将前去华北敌后。午饭后去见贺，找他的人很多。幸而终于抓住一个机会，同他谈起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才提了个头，他便放声大笑，把我的话头给切断了。

“同志！你不要慌，准备住十月八月吧！”

因为他认为继续谈他的经历完全可能，我无

话可说了。街上多是寄信的和买东西的。我也忙乱了一下午，算是准备出征：烧掉废纸，清理日常用品；但重要的是给皮大衣做了两条带子，预备当披衫用。杂粮口袋也做成功了。

这一次也许会破坏我的原定计划，但在这大时代中，个人的计划又算得什么呢？！

其芳也说，生活每每并不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

## 十二月二十二日

晚上睡得很好。东屋里新来了一位武装同志，坐在炕上喝酒，吃炒胡豆。我进去坐了一会，颇有过屠门而大嚼的意味。

午前四点钟即起床整理行装。大雪。等了两个多钟头才出发。戴了伪装的战士。牲口也都披着用麻绳或高粱秆制备的伪装。东门外体育场密密麻麻等候出发的行列中不断传出歌声。骑兵牵上马兜着圈子。以为会有热情的讲话和欢呼，结果没有。甘泗淇同志在东张西望，找寻着自己的马匹，态度十分严肃。

有的单位早出发了，我们可几次没有走成；结果是跟副官处一道走。已经爬上一匹山了，偶一回头，沿着人的黑色行列望去，体育场还聚集有很

多人。在白茫茫的大地上，人显得太小了。很静。遇到经过冰冻的山坡，不管是上是下，前后便传来一阵“得儿……”或“阿……阿”的吆喝；人在帮助牲口克服困难。因为雪光太耀眼了，时间稍久，便觉昏昏欲睡。

出发时有点失悔自己没做伪装，幸而过了安全的半日。沿途不断发现被人遗弃的伪装。人就是这样：时而认真，时而满不在乎。午刻，雪停了，还出了点太阳。快到静乐时，因为起了大风，积雪飞扬，以为又下起雪来了。雪的烟尘跟浓雾一样。几次牵着马匹，从冰封的河流上渡过。

看见了汾水。河面很宽，全都被冰封了。间或有一两处冰层破了，可以看见流动的河水，在说明着它自己的存在。河对面是一片白杨树丛。透过树丛和白雪，南面山坡上有几堵红墙。更向上面望去，郁郁葱葱，可能是苍松翠柏，叫人联想起家乡山区的自然景色。

进城以后，老找不到房子，于是甘引我们去八路军军的兵站休息。我们都没有吃到饭，而他自己却哼着笑着，最后，盖上了皮大衣假寐了。见到贺后，我们依旧到副官处。因为已经给我们号就屋子了，只是并没有住进去。房间不大，充满了大蒜气味。屋主人自称已有六十七岁，但显然是撒谎，

实际不过四十带点，微麻，稀稀几根胡子，瘦长长的。他对我们的解说和道歉毫不张理，只管一个劲嚷叫下去。

他拒绝接纳我们，如他自己所说，因为房子是他出钱租下来的，而且他还有个六十岁的老婆！最后，他“碰”地一声把门关了，神经质地嚷道：“想跟我一炕睡——那你们才好干呀！”

闭门羹虽然并不好受，随后我们总算每人吃到了三个烧饼。当然也很快另外找到了住处。卖烧饼的穿着整齐，帮他做饼的三个兄弟在炕上做水饺，说是预备明天过冬至节吃。他自称两年前做过大买卖，现在做小生意了。和他同院住的还有一个算命先生，据说十五年前也作过不少大事：书记官、公安局长等等。因为长期便血，早退休了，顺便在家乡靠测字算命谋生。

有风，冷冻得可以。白天，其芳一面看《解放》，一面用折断的高粱秆策着马匹前进，自然是骑在马上看的，这想起来很有趣。但是冷炕、破旧的纸窗、风声，却太叫人扫兴了。

## 十二月二十三日

虽是很冷，夜里却睡得不错。胡胡涂涂地吃了一茶盅小米饭，就到北门外操场上集合。觉得

比岚县冷多了。风很刺人。走向操场对面杨树林子边暖脚、避风。抗大的学生在教新歌。只听得这里那里都在高声叫嚷：“预备，——起！……”

有太阳，南方白晃晃的，天很青，对照起来真美。两次下马步行暖脚。最后一次，一位熟人满头大汗走过来了，于是把马让给他骑。可是，象打瓜精似的，尽力赶向前面去了。走出一身大汗才追上他。重新上马，一气赶上了宣传部的行列，并受到一位同志的款待。烧饼很好吃，似乎现在才知道的一样。

三时到宿营地，睡了一个多钟头，吃了两盆面条。那吃的神情，我想一定是可怕、可笑，——太饿了。

饭后和肖克同志谈话。是个很理智、很精细的人。谈到严重问题时，照例想一句说一句，有时还停顿很久，自己默念一遍，这才出口。他纠正了三次上学的年龄的错误。对自己家庭的成分也特别说得把细。他原是喝酒的。十六七时常常“喝得颠颠倒倒”，但在一次疟疾当中，医生劝他戒酒，于是，“说不喝就不喝了。”

眉毛很粗很黑，大眼睛，轮廓显著的倔强的嘴唇。在说到对某一重大事件的感想时，他断然说道，“我想一定硬得过的。”这给人印象很深，还有

他那健康的体魄。

这里的老百姓很好，很客气。乡下人原比城里人好客。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自由推开门进来玩。一个十七岁的男孩竟然不知道汉奸是甚么东西。房主人有四十多岁，老羊皮褂，到过忻县等敌占区，他说日本人和咱们一样，就是听不懂话。在阎老西直接统治地区，群众的落后完全可以理解。

晚上，据卫生部部长说，在静乐宿营那天夜里，他照旧在那个自称已经六十七岁的老头子家里住下去了，是个独身光棍，并没有什么老婆！

## 十二月二十四日

黎明，冒了寒风从郭台坪出发。卫生部长的马有了麻绳编制的伪装，原来昨天曾有飞机两度在前方预定的宿营地搜寻过。有些失悔自己没有关照马夫，而且深感自己在这队伍中是陌生的，消息太不灵通，失掉眼睛和耳朵了。

一个马兵从一匹青马上取下一件伪装。因为发觉上面还有多余的，我也去要，但得到的回答是：“哪里有多余的！”被笑着拒绝了。沿途担心敌机，不断审视天空和途中的地形；而我忽然脸发烧了，想道：“那些武装同志决不会象我这样！”